

前些时日,我驱车前往大邑安仁镇。此行本是寻访儿时在课本上知晓的刘文彩庄园,未承想,行至庄园附近,竟与久闻其名的建川博物馆不期而遇。踏入馆内左侧广场的一瞬,我便被一片血红的手印碑林牢牢扣住了心神。

行至台阶之际,一行大字凛然入目:到此,请低下你的头颅。阶前鲜花生辉,肃穆之气扑面而来,我敛声屏气,整理衣襟,向这片碑林深深三鞠躬。拾级而上,脚下是坚实的石阶,眼前是钢化玻璃铸就的丰碑,鲜红手印镌刻其上,清晰如昨。碑座上,部队番号、老兵姓名工整镌刻,每一座碑、每一枚手印,都承载着一段不容忘却的峥嵘岁月。细读简介方知,这便是震撼国人的中国抗战老兵手印碑林,落成于抗战胜利六十周年。

岁月无声奔流,当年浴血沙场的壮士,如今多已化作历史星河中的星辰,健在者亦已是百岁期颐的老人。他们的手,曾紧握大刀长矛,曾投掷手榴弹、埋设地雷、炸毁碉堡,曾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,以血肉之躯撑起民族危亡的脊梁;他们曾握住家国命运,却终究握不住匆匆流逝的时光。建川博物馆馆长樊建川先生心怀赤诚,决意将这些功勋卓著的手掌永久留存,以坚硬透明的钢化玻璃为媒,让英雄印



记永驻天地之间,既表彰卫国勇士,更警示后世子孙,勿忘国殇,吾辈自强。

七千余枚鲜红手印,以胜利之“V”字形排布,重重叠叠、密密麻麻,汇成排山倒海之势。这是民族力量最真切的具象,是中华儿女不屈风骨的无声宣言。每一座碑宽约二点四米、高三点七米,花岗石基座沉稳厚重,腐蚀工艺让手印跃然玻璃之上,鲜红夺目。这一排排鲜红,是烽火岁月里的热血,是绝境之中的希望,是老兵精神永不熄灭的火种,更寄托着后人英雄们安享和平、福寿安康的美好祝愿。

竖向排列的碑林整齐方正,宛若受阅的将士方阵,岿然屹立,气势如虹。八十多年前,正是这无数双平凡而伟大的手,挡住了日寇铁蹄的践踏,力挽狂澜、扭转乾坤;八十多年后,这些张开的手掌依旧舒展有力,饱含着对中华民族光明未来的无限期许。

站在碑林前,手指轻触冰凉的玻璃,仿佛能触摸到历史的温度,感受到掌心残留的硝烟与力量。那不是冰冷的印记,是有温度、有灵魂、有故事的生命图腾。每一枚手印背后,都站着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:或许是身着布衣、手持土枪

的农家子弟,或许是投笔从戎、奔赴前线的青年学子,或许是跋山涉水、千里驰援的川中儿郎,或许是隐于敌后、浴血潜伏的无名勇士。他们来自五湖四海,出身各不相同,却在民族存亡的时刻,放下小我、共赴国难,用青春、热血乃至生命,筑起了坚不可摧的卫国家长城。

时光流转,英雄远去,但精神永不褪色。那些渐渐被时光淡忘的名字,重新被世人铭记;那些湮没在岁月里的壮举,再度照亮后人前行的道路。钢化玻璃坚硬透明,一如老兵们纯粹赤诚的家国情怀,历经风雨而不摧,沐浴阳光而愈亮。这不仅是一座碑林,更是一座精神丰碑,矗立在巴蜀大地,更矗立在每一位中国人心中。

这片碑林以最朴素、最震撼的方式,诉说着民族的苦难与辉煌。它提醒着我们,今日的和平来之不易,是无数先烈用鲜血换来的;它警示着我们,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,铭记历史才能开创未来。他们虽已离我们而去,但他们的手印永存,精神永存,如同不灭的灯塔,指引着我们不忘初心、砥砺前行。

春风拂过碑林,鲜红手印在阳光下熠熠生辉,仿佛无数双眼睛,注视着这片他们用生命守护的土地。我缓缓转身,与亲友一同凝望这片碑林,心中满是崇敬与感恩。

人说江南好,风景旧曾谙。

于我而言,这份“谙”里藏着太多的来去匆匆,意犹未尽,这次已是第三次踏上江南的土地。

第一次是女儿上小学时的国庆长假,西湖断桥上人头攒动,上海外滩寸步难行;第二次是送女儿到上海读大学,匆匆一瞥,连黄浦江的夜色都没顾上细看;这一次,想把多年的念想好好走一走。

从重庆飞到南京已是午后。安顿下来便前往老门东,吃鸭血粉丝汤、冰淇淋和米糕,心里却惦记着秦淮河。

晚上与朋友结伴游秦淮河回来,躺在床上,梦里却翻开了那些在水上漂了四百年的故事。明末清初的秦淮河,桨声灯影之外还有另一番光景:柳如是功夫殉国,丈夫以“水太凉”推脱,她自己却奋身跃入水中;李香君血溅定情扇。那些柔弱女子的香风里,竟熏出此等气节风骨。

从南京到扬州,一个多时辰的车程,心境从六朝古都的沉郁转入了烟花三月的诗意。花已开过,正应了“人间四月芳菲尽”。风雨中的瘦西湖,笼在烟雨中,别样朦胧。

扬州有“八怪”。身为书画爱好者,来扬州怎能不想起他们?金农五十岁学画,自创“漆书”,墨梅满纸素雅;郑板桥的“六分半书”如乱石铺街,罢官后宁可到扬州摆地摊卖画,也绝不迎合权贵。

别了扬州,到无锡,我想起了阿炳,那位盲艺人把一生的孤苦与倔强都揉进了琴弦里。《二泉映月》

寻梦江南

□尹莉华

响起时,月色是冷的,泉水是凉的,人心是苦的。那如泣如诉的旋律,触到灵魂,潸然泪下。这是一种极致的凄美,美到窒息,美到不忍听,又无法不听。

傍晚船游乌镇,天色渐暗。白墙黛瓦静立水边,橹声轻摇。岸边有人喝茶拍照,桥上有人凭栏观景。船过石桥,水声悠悠,仿佛驶入一幅淡墨画。

游西湖,正逢阴雨。坐在船上,望断桥隐在雨幕里。上一次来也是雨天,登上雷峰塔俯瞰烟雨,是“山色空蒙雨亦奇”;这回坐在船上,雨丝斜打在脸上,水波推着船身摇晃,人和湖融在了一起。

下午到宋城看演出。梁祝化蝶,断桥遗恨,这些千古绝唱之所以动人,恰因它们的“不完美”。留一点遗憾,才能让无数人在其中照见自己的故事。

夜访周庄,双桥是必看的的地方。石拱桥和石梁桥一横一竖、一方一圆,形如钥匙。旅美画家陈逸飞以双桥为题材创作油画《双桥》轰动世界,更被哈默赠送给邓小平。一幅画,带活了一座千年水乡。他捐建复旦“逸飞楼”,设立艺术基金,以赤诚托举后辈梦想,令人敬仰。

走在周庄一座石拱桥上,河边

停着乌篷船,对面老屋里透出幽幽灯火。这一幕,我竟然觉得似曾相识。愣了一会儿才想起,梦到过这地方,几乎和梦里一样。莫非我前世真的在这里住过?怪不得我如此迷恋江南水乡。

夜宿周庄,一夜好眠。

一大早起来又在下雨。这雨,像是江南人留客不说话。

撑着伞步入留园,雨天清幽,游人稀少,只有雨点滴答入耳。留园始建于明代,清末盛康改名“留园”,暗含留客期许。踏着青砖,恍若一场跨越百年的奇遇。

到了寒山寺,雨依然淅淅沥沥,张继的《枫桥夜泊》吟诵了一千两百多年。寺里最令我流连的是碑廊:文徵明、赵朴初、李大钊、陈云、俞樾、启功……这么多名家为同一首诗留下笔墨。

漫步碑廊,一块碑文让我久久驻足:寒山问拾得:“世间谤我、欺我、辱我,如何处治?”拾得答:“忍他、让他、避他、耐他,不要理他,再待几年你且看他。”千古一问,千古一答。

从寒山寺出来,坐船游苏州古运河。品龙井,听评弹,吴侬软语,软糯如蜜。

夜航黄浦江,游船两岸华灯初上,风雨交加。电视剧《上海滩》的

旋律在脑中循环,那些爱恨情仇如狂风暴雨中的江水,奔流不息。

在上海最后一天,逛了外滩、城隍庙,在“上海老饭店”用午餐。菜品精致,前几口不错,吃到后面甜得腻人。这时真想一碟酸辣泡菜,可惜没有。整个下午在机场候机,还觉得那股甜腻反胃,好在机场的皮蛋瘦肉粥和牛肉面没有甜味,还有油辣子,够香够辣,才把那口甜腻压下去。

回到大竹,快凌晨两点,一早起来去吃一碗肉丁面。晚上与朋友吃火锅,红油翻滚,麻辣鲜香。这时才真正感叹:还是家乡的味道最对胃口。

每一次江南游,都是意犹未尽。那些从诗词书画里飘出来的梦,落到了湿漉漉的青石板上,落到了烟雨蒙蒙的运河里。

还有些想去的地方没去,就像一幅山水画留白,不能太满,还有想象,还有期盼……

我盼着下次拜谒茅盾与朱自清故居,寻访徐渭的青藤书屋;去扬州八怪纪念馆品读金农的墨梅与郑板桥的“难得糊涂”;再往富春山寻黄公望的足迹。还想去和平饭店跳华尔兹,更盼着去上海越剧院看一场《红楼梦》。年少时独自在电影院看越剧《红楼梦》,看到黛玉焚稿、宝玉哭灵,泪如雨下,“呜呜”哭出声来。那份感受,与读小说截然不同。

江南情愫,从来都是一次又一次的未尽之意。这些,成了下一次寻梦江南的邀约。